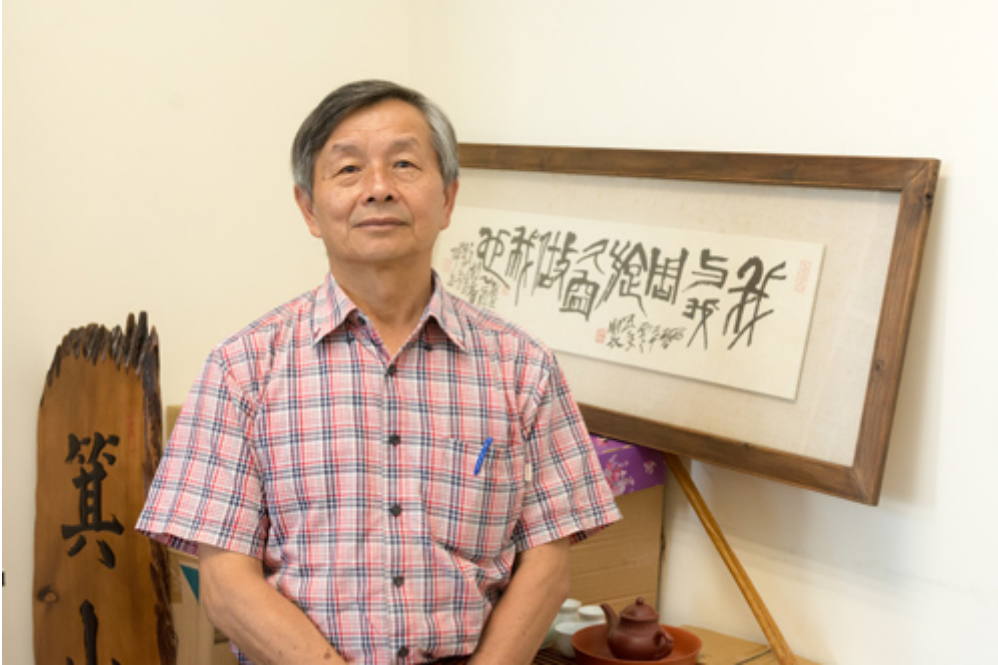


2017-10-24

客家終身貢獻獎 羅肇錦奉獻客家三十餘載

文／校園記者池佩萱



「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羅肇錦教授站在此幅喜愛的書法作品前，多少流露其心境。蘇宸揚攝

榮獲106年度客委會客家終身貢獻獎的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榮譽教授羅肇錦，致力於研究客家語言及推廣客家文化。他從就讀國中期間，因受到當時代推行國語運動，導致母語受壓迫的情況下產生搶救母語的覺醒，從而投身研究及社會運動，而這一投入便是三十餘年。日前獲獎之鼓勵，原欲退休歸隱的他，又重燃積極推動客家事務的滿腔熱血。

客家傳承 責任在身

說起得獎的剎那，羅肇錦心中湧上的第一個情緒不是激動，而是特別的空虛，看似在這過程中一切盡是一帆風順，卻是留有些許遺憾地走過。其一他說起自己的人生虛無縹緲，一轉眼將近七十歲，做客家文化的事務也已三十餘年，感嘆人生光陰似箭，歲月如梭，仍舊抱持著尚未達成的理想欲完成；其二畢生致力於「客家」，為客家付出大半的心力與人生，可是自己的孩子卻不善說客家話，是遺憾未能傳承後代所帶來的空

虛。

羅肇錦提及，三十年前的「還我母語」運動，是客家話浮現於大眾社會上的一絲曙光，但仍舊無法挽救現今中生代的人們普及說客家話。今天，也是「還我母語」運動的三十年後，成為「還祖父母語」，若再經三十年，即已成「還祖先語」。客家話流逝的速度，超乎預料所及，家庭失去教導母語的功能，現在得由政府極力推動，學校擔負起責任，培養教導客家語言的師資，營造學習客家語言的環境與系統，這也是他現正努力的事情。

政治力介入 文化不屈服

政治力時常介入，是羅肇錦在投身客家文化研究與推動過程中所帶來最大的挫折感，更是會產生心灰意冷的感覺。他感慨地說，一般同在此領域的人最常感受的挫折都相同，是政府的政治力太強權且頻繁地干涉文化的事務。而後說明了一個親身的經歷「訂定客家話標音符號」，內容主張不與大陸的拼音方案衝突，如此在台灣所編著的書籍，能夠流通至世界各地，圖書館編碼亦較為便利，然而卻遭到有心人士攻擊，牽扯政治關係，雖澄清與政治並無關聯，結果仍遭極力反對。文化本身應與政治有所分隔，但文化最終到底仍得受政治左右，是無法避免的衝突，使其感到極大無力感與無奈。

羅肇錦回憶起從小在鄉下生活的年代，生活極為樸實與單純，而客語亦是生活中自然存在的一部份，當時壓根沒有想過進入社會後，金錢、權力上的你爭我奪，政治、商業的利益拉扯，導致層出不窮的不平事件出現，甚至是純粹的母語都不能從口中說出。對此他心裡很快地起了反彈，越是強權的方式處理，便越是不屈服地面對。羅肇錦表示，心中清清楚楚進行客家文化事務時，政治必定涉入甚至主導，但不「做」，便是任何文化都無法保留與流傳下去。

心懷客家 鞠躬盡力

羅肇錦一生中極力挽救客家語言，他曾經聽說過，有的人會認為或許到最後仍舊會消失，何必如此盡心盡力呢？對此他是抱持著這樣的態度

——對於自己祖先的語言文化，想盡任何辦法保留，並非悲觀地認為母語沒希望，現在便開始放棄、將其拋諸生活之外。能夠挽救至什麼程度，它便是什麼程度；它能夠保留至多完整，便盡力將之保留至多完整。到最後的最後，無能為力便隨順其自然，所追求是如此，能夠流傳至後代，提供學習母語的機會。

原本已經打算退休，歸隱至苗栗老家鄉的他，在獲得此獎後，使其再度充滿能量為客家持續奉獻，也同時責任較以往加重不少。羅肇錦認為現在的他仍舊得花些心思在客家的事務上，那是心中無法抹去的責任感，已成為他生命裡很真實且深層的理念，那麼即使是已退休後，是時候追尋人生的閒散，也無法將客家置身事外，那便是他生命價值來源、生命意義所在。



羅肇錦教授從國中開始，因受到當時代推行國語運動，導致母語受壓迫的情況下產生搶救母語的覺醒，投身研究客家及社會運動長達三十餘年。蘇宸揚攝